

第一章 白马红妆

斜阳夕照，芳草如茵，一阵归鸟，投向远处的丛林。

这里是青海的“哈拉湖”，碧波如镜，水面之下，倒映着山坡、浮云，像是梦境里的景色，美得出奇。

“哈拉湖”的正前方，有一座百十丈高的小山，名叫“木苏”，在青海人的土语中，是“神奇的礼物”之意。

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人，居然在“木苏”山上，建筑了一座颇具规模的佛寺，红墙绿瓦，使周遭愈加显得绚丽如画。

可是现在，这座佛寺却没落了，荒废了。

原来碧绿的瓦，殷红的墙，由于风雨冰雪的侵蚀，都失去了它们原来的光彩，像是一张苍老的面孔，正在低声的喟叹着，沉暮之情，一眼便可看出。

不知是什么缘故，青海的佛教徒，永远不再来了！

在昔日，这座佛寺的香火很旺盛，这可以由殿内陈设众多的香炉得到证明。

可是此刻，人们都忘记了它，偶尔有些牧人到来，也没有一个人进去看它一眼，仿佛那是一块罪恶之地。

一阵徐徐的晚风吹来，它的影子，伴着彩霞、丛树和落叶，在湖水中轻轻的浮动……远远传来一声轻微的马嘶，接着蹄声也可以听见了。

在金红色的阳光下，驰来了一匹乌黑色的骏马，马上的人，只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少年，他穿着一件单薄的长衫，未曾持缰，双手都掩在长长的袍袖中。

他生得英俊而健壮，双眉颀扬，墨黑如漆，挺秀的鼻子，嘴唇很薄，红润光泽。

最俊的还是他那双眼睛，亮得赛过午夜的寒星，可是并不可怕，因为其中蕴含着智慧和热情，仍然有一种柔和之美。

由他古铜色的皮肤看来，他必然饱经风尘，在江湖上游荡了很多年了。

他似乎很沉静，脸上除了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外，看不出什么表情。

直到马儿在湖边停了下来，他才抬起头，望着那残破的寺院，嘴角泛出一丝浅浅的笑容，但是很快就消失了。

在晚风中，似乎听见他在低语：“不错！达木寺！我终于找到了！”

说完了这句话，他伸出了两只手掌，撕碎了一片小纸条，纷纷地抛进了“哈拉湖”中。

他很细心，把纸片撕得粉碎，也许这张纸片上有什么秘密，那就没有人知道了。

他的目光，循着地势，打量着“达木寺”的四周，以及附近的地形。

在“达木寺”的周围，有十七个残破不全的石翁仲，七倒八歪地陈列着，他仔细地看，脸上又浮现出笑容，自语道：“看来也许不虚此行！”

自语着，他腿腕略一用力，那匹骏马立时扬蹄奔驰，踏着一人多深的荒草，向“达木寺”奔去。

驰行中，这少年人随手拔起几根野草，自语道：“可惜这么一块人间胜地，却荒废了！”

骏马奔行如飞，时而发出一声长嘶！殷红的夕阳，映照着一人一骑，沉静之中，顿显一种风云之气。

不一会的工夫，已然到了庙前，他飘身下马，表情显得更为深沉，伫立在庙门口，没有发出一些声音。

夕阳很快地落了下去，暮色渐渐的浓了，他跪在一座石像之前，低声地祝祷着：“爹娘保佑，孩儿已经找到了‘达木寺’……”

祝祷到这里，他一双俊目之中，充满了热泪，但是他强忍着，不使它流出眼眶。

他缓缓地站起身子，走近一座石像，张开他的双臂，把这座石像紧紧地拥着，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：“古浪，你有此奇遇，总该技惊天下，力除十恶了……”

翌晨，天边才露出曙色，山木的倒影，在湖面上已然看得很清晰了。

怪的是，那十七尊石翁仲都竖直了，它们的倒影，在湖面上浮动，像是十七个生命的影子。

当太阳出来的一霎那，古浪已然立在湖边，他穿着一身黑色劲装，显得神武和豪迈，看来不像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。他全神贯注的，盯视着湖面石像的倒影。突然，他身如飘风般的，在湖边来回地纵跃，带起了呼呼的风声，快疾无比！

他身形快得出奇，像是一片飞雪，又像是一粒进珠，才前又后，倏左忽右，远远望去，恰似一个飞舞若电的黑球，简直使你看不出是个人来。

可是，当你仔细看时，又不禁为之惊讶了！

原来他只是不停地换着十七个招式，而这十七个招式，与湖面那十七个石人浮动的姿势完全一样。

古浪一遍遍地重复着，绝不稍停。

就在他全心练习之际，突然一声苍老而深沉的长叹，由那破落的庙院中传了出来。

古浪不禁大吃一惊，这时他正纵起空中，身如雕鹏，只见他双臂一环，猛然把身子拧了转来！

紧接着他身子猛然一长，“长风万里”，身如狂风一般，在空中一个大盘旋，双足向空一蹬，宛似一只巨鸟一般，扑上了山坡！

他毫不迟疑，脚才点地，又再次腾起，这一次竟比上一次更快疾！

一连七八个纵身，已经扑到了庙门，其神速简直令人不可思议！

他像一阵风似的，扑进了神堂，双目似电，四下略一扫射，沉声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问过之后，四下静寂如死，除了微风吹动着四周的野草，发出一阵阵“沙沙”之声外，别无一息。

古浪的一双剑眉微微蹙起，缓缓地移步走到神堂的侧门。

他低头察看了一下，目光接触到一物，精神不禁一振，连忙弯身拾起。

他拿在手中细细观看，是一个很小的白玉佛像，雕刻得极好，光泽温润，显然是件价值连城的宝物。

古浪把那尊玉佛紧紧地抓在手中，立时由侧门走出，来到天井之中。

这天井的范围倒也不小，全用白色的方块大石铺成，由于荒废日久，已是落叶遍地，随风飞舞。

除了天井的正北方，是内殿之外，东、西两排厢房，倒也有十几个房间。

古浪略一察看，自语道：“这些大概是以前僧人的禅房。”

他说着，已经把每一间禅房察看了一遍，丝毫没有发现异常。于是，他缓缓地走向内殿。

走上了石阶，便开始用手去推那两扇红木雕成的大门。

当他的手，才接触到那两扇红木大门时，突然一股斜来的劲风，向他的双腕击了过来！

虽然这股劲力离他还很远，但是古浪已经觉得非同小可，他猛然把双掌收回，身形一晃，向旁闪开了五尺。

他身形还未站定，便把身子拧了过来，饶他转得快，仍然没有发现什么。

天井之中，空空荡荡，没有一个人影！

古浪脸上不禁微微变色，忖道：“如果我的感觉没有错误的话，此人的功夫就太高了！”

他很快地围着天井转了一圈，一无所见。

古浪心中想道：“如此看来，这内殿之中，必然有些名堂……”

他更下定决心，非要到内殿中寻找出一个结果来。

他把那尊白玉佛像很仔细地放进衣袋中，再度走向内殿。

这一次他全神贯注，但是却没有丝毫警兆，那两扇红木大门，很容易地便被他推开，发出“吱——呀——”一声轻响。

随着这声轻响，落下了一片尘泽和一些断落的蛛丝。

古浪用衣袖扫开，跨进内殿。

这间内殿，早已荒废了多年，然而供桌上的两只蜡烛竟然亮着。

由于蜡烛搁置太久，落有蛛丝，这时火头摇曳，劈啪响着，昏黄色的光芒，不住地晃动。

古浪不禁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怪事！谁点的蜡烛？”

他目光向四下巡扫，朗声说道：“是哪位朋友？请出来一晤！”

意料之中的，没有人回答他，于是他把内殿之中，每一个角落都搜了一遍，除了灰尘蛛丝之外，仍然一无发现。却在案头之上，找到了很多残破的经卷。

古浪很小心的，把它们收集在一起，夹在腋下，一掌打熄了烛火，走出内殿。

他把那些经卷送到自己寄居的禅房之内，压在皮褥之下，这才又走出房来。

他自语道：“既然他跟定了了我，迟早总会出现！”

说完，如飞向寺外奔去。

他像是弓弦上的一只疾箭般，射到了山下。

这时太阳的位置已经移动，那十七个石像浮影的姿势也跟着变动了，于是古浪又展演开一套新的拳脚。

直到日正当中，他才收住了势子，全身已然汗湿透尽了。

古浪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把上身衣服脱下，露出雄壮结实的胸脯，在烈日下发出古铜色的光泽。

他拧干了湿衣，擦拭着身上的汗水，摇着头，苦笑着自语道：“老天爷，练了半天，一点要领也没有啊！”

说罢又摇摇头，匆匆地赶回庙中，拿出干粮，却发觉方桌之上，平放着一大块风干了的咸羊肉！

古浪不禁霍然一惊，猛然站了起来，把那块羊肉拿在手中，自语道：“怪

了！此人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
但是他知道，一时之间是无法找到那人的形迹的，于是也就毫不客气，用干粮夹着羊肉吃了起来。

他匆匆地吃过了午饭，急忙又赶到山下。

他看了看湖面的石人倒影，并没有什么变动，这才放了心，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就先洗个澡吧！”

好在旷野荒郊，四下无人，古浪脱去了衣服，足尖轻点，拔起了六尺多高，身子弯成弓形，活像一只巨虾。

当他凌空落下，距湖面只有三尺时，猛然身子一绷，成了一条直线，紧接着“噗”的一声轻响，已然没入了“哈拉湖”中。

他好高的水性，湖面只不过荡出了一圈水纹，竟连一丝水花也未溅起！

虽然烈日如火，但是湖水仍然寒凉透骨，侵人肌肤。

古浪展开身形，宛似一只蛟龙般，在“哈拉湖”中翻扑沉浮，激得浪花点点，在日光中闪烁不已。

古浪兴致大起，忖道：“此地真个可爱，如果不是有事，我真愿永远在此！”

他取过了脏衣，略为洗涤，平铺在岸上，然后尽情地戏水，这儿只有他一个人，他不住狂笑大叫，好不高兴，把水中的鱼儿，吓得纷纷逃开。

良久，当他发现太阳的位置又移动了，这才慌忙地爬上岸，像个原始人般，又开始他的功课。

直到夕阳西沉，暮色转浓时，古浪才停了下来，因为太阳已经落山，那些石像的影子已经不会有什么变化了。

古浪又洗了洗身子，把晒干的衣服穿上，由于过度疲劳，他把身子平躺在芳草地上，让柔和的清风，轻轻地拂过，只觉得舒适极了！

古浪望着天边的彩霞，一双俊目中，射出两道奇异的光彩，自语道：“我的任务太重，我一定要不怕任何艰苦，把这套奇绝的功夫练成！”

古浪说着，面上露出一丝不可理解的笑容，接着说道：“青海人真笨！平白地放过了这种天下难求的神技！”

这个孩子的思想，远比他的年纪成熟，没有任何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，会像他这么深沉稳重。

当月亮上升之后，他又开始忙碌了，这时的招式，与白天恰恰相反，因为月亮的光是由相对的方面照来的。

一直到二更时分，他才疲惫地停住了手脚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

他觉得很高兴，因为这一天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，他的收获是无价的。

但是由于过度的疲累，他又禁不住发出了怨言：“创始这套剑法的人真缺德，简直是折腾后学的人！”

虽然这么说，可是他仍然深深的感激那个人。

匆匆十天过去，十天以来，除了阴天和中夜以外，他从没有停止过练习。但是他很灰心，因为十天来昼夜地苦练，他居然得不到一点要领！

然而他师父苍老的声音，总是在这个时候，回绕在他的耳边：“孩子！学会它！一定要学会它！”

于是，热血又开始在他心中沸腾，也更坚定了他原来本已经很坚定的信心。

第十一天的傍晚，古浪发现自己的粮食快完了。

恰好今天夜晚月亮不曾出来，也许她也疲倦了。

古浪心中很高兴，想道：“正好！趁今天没有月亮我去办些粮食，顺便买些纸笔，把这些姿势变化画下来，以后就省事多了！”

他带了些银两，由庙后拉过那匹黑马，腾身而上。

那匹乌黑色的骏马，显然不耐长期的闲居，古浪才一上马，它已闪电般的向山下驰去。

古浪抚着它的颈子，笑道：“黑儿，今天你可以痛快的跑一阵子了！”

在“哈拉湖”之南，百里之内有一小镇，名叫“多玉”，这时古浪便是朝那个方向驶去。

马蹄踏在黄土地上，发出轻脆的“得得”之声，如画的景色，由古浪的眼边，飞逝般的向后退去。

尽管白日里炎热异常，只要太阳一落山，立时判若两个季节。

古浪身在马上，寒风习习，有一种深秋的感觉。

他心中默默地想道：“我一个人生活在这里，虽然很寂寞，可是将来也只有我一个人，独享这份成功的滋味！”

“多玉”镇位于“哈拉湖”与“伊克别尔旗”之间，是一个很小的镇。

大约还不到二更，古浪已经抵达了。

由于这一带森林遍野，盛产木材，所以“多玉”镇便成了一个小小的木材集散地，倒也十分繁荣。

古浪先寻了一家马店，着他们为马办草料，然后一个人向镇上唯一的一家“百乐”酒馆走去。

青海人隆鼻凹目，身材高大，有些像新疆人，他们都有很大的酒量，所以这时酒馆之中，已经挤得满满的。

古浪在门口张望了一下，立时有伙计赶了出来，嚷道：“客人请进，牛羊肉青稞酒全有！”

古浪点了点头说道：“这么多人我往哪里坐？”

伙计笑道：“不要紧，我给你找！”

说着把古浪让进了酒店，不少青海人因没有坐位，都站着吃喝。他们站着喝酒聊天，往往是一两个时辰，不足为奇。

小伙计很快便请人移出了一个座位，古浪坐下之后，点了些酒菜，独自吃着。

由于他装束仪表与众不同，大家都看他出奇，他是由中原来的，于是不少人来找他聊天，但是他却很少答话，显得非常冷漠。

时间一长，那些青海人也就不再寻他谈话了。

古浪饮食之际，突见众人纷纷闪开，心中很是奇怪，抬目望去，不禁心中一动。

原来门外进来了一个灰衣老僧，这老僧发须皆白，但是红通通的一张脸，精神极佳，很难判断出他的年纪。

那老和尚进来之后，一般青海人纷纷施礼，老和尚也含笑合十。

他略一张望，便向古浪这边走了过来，用青海话问一个当地人道：“朋友，可否为我让出个坐位来？”

那青海人连声应诺，让了开去，老和尚便在古浪对面坐了下来。

古浪见他所点菜食，荤酒皆有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当他是云游高僧，却原

来是个喇嘛！”

因为一部分西藏喇嘛是荤酒不忌的。

那老和尚自从酒菜来了之后，便专心吃喝，不再与别人交谈。

古浪细心地打量他，见他长得甚是清秀，双目虽然净洁，但缺少练武人的那一分光彩。

他虽然吃的是大酒大肉，但是吃相文雅，很有几分书卷气。

古浪察看良久，心中暗笑，忖道：“他不过是个普通喇嘛，我却把他误会作古庙中燃烛之人！”

等到古浪酒饭已过，吩咐伙计办了十天的干粮，那老和尚突然对古浪说道：“小兄弟，请问你贵姓呀？”

古浪听他说的是青海话，便也用青海话回答道：“我姓古！”

这个少年人的天性中，似乎有一份冷漠存在，所以他对任何人都是冷冰冰的，从来没有一丝笑容。

老和尚微微一笑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说道：“老僧法号门陀。”

古浪一听他的法号很是奇怪，不禁望了他一眼，仍然不发一言。

门陀和尚浅浅地喝了一口酒，又接着说道：“古施主，老僧是个游方的野和尚，无家可归，你知道哪儿有什么空庙，可供老僧栖身么？”

古浪心中一动，冷冷说道：“哈拉湖有座达木寺，老师父不嫌偏僻，不妨去该处寄宿！”

门陀老和尚高兴异常，用力地搓着一双干枯的手掌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有这等去处，老僧自是不会放过。施主，你也在达木寺栖身么？”

古浪望了他一眼，一言不发。

这时小伙计已把干粮送来，马店的伙计，也已把那匹骏马牵到门口，并且代办了一大包草料。

古浪付清了帐，把人、马的两大口袋食料，挂在了马屁股上，然后上了马。

这时已是三更时分，酒店内的人都走完了，只剩下那个老和尚。

古浪上马之后，向他遥遥拱了一下手，说道：“老师父再见！”

门陀和尚却追了出来，说道：“施主！如果顺路，你可否把我载到‘哈拉湖’去？”

古浪双目一闪，说道：“不顺路！”

一言甫毕，跨下骏马已一声长嘶，如飞而去。

古浪回到了“达木寺”之后，一切均无异状，第二天起，他又开始了艰苦的工作。

清晨，太阳还没有出山，古浪在湖边散步，他望着清澄的湖水，被微风吹起了阵阵涟漪，心中不禁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和任务。

他很焦急，恨不得一天就把这种功夫学会。

那十七具残破不全的石翁仲，默默的站立着，这十几天来，虽然经过了古浪的搜集和修补，但是仍然有一具石像缺了一颗头颅。

古浪心中很难过，因为这十七具石像，就如同他的师父一样，他们对古浪充满了挚爱和尊敬。

他已把这一带都找遍了，但是始终寻不着那颗失去的头颅。

这时东方渐红，天已经亮了，突然，一个念头像闪电般，由古浪的脑际掠过，他忖道：“这十七个石人雕塑得栩栩如生，我何不逐个详细看看以增

进对他们的印象？”

于是，他走向最左方的一具石像，那具石像与他差不多高，古浪细细地观察着。

这尊石像，是个七旬以上的老者，生得甚是枯瘦，颌下长须垂胸，可惜面部残破不全，无法看清他的相貌。

古浪看了半天，忖道：“他一定是个奇人，只可惜不知道他是谁。”

古浪想着，正要提步离开，突然发现这石像的内肋下，刻着几行小字，如果不用心去看，几乎看不出来。

古浪连忙低下了头，仔细看去，只见上面刻的几行小字是：“莫云彤，河北人，擅‘千佛指’。”

古浪不禁惊喜交集，失口道：“啊，莫云彤！”

莫云彤是江湖上一大奇人，直到现在，偶尔还在江湖上出现，什么人为他塑下这尊石像呢？

古浪百思莫解，再向第二尊石像走去。

这座石像是一个老年的道士，身子很瘦，头部大得出奇，两个大眼睛深凹进去，看来很是恐怖。

古浪又在肋下寻着了的名字，那是：“娄弓，湖北人，擅‘万手琵琶’。”

古浪大吃一惊，因为这娄弓也是江湖中闻名丧胆的人物！

他疑惑了一阵，又走向了第三座石像。

这第三座石像，也就是缺了头颅的，看他的穿着，像是一个文弱书生，长袖坠地，右手还拿着一只短笛，体态修长，虽是一座石像，仍然有着很浓的书卷气。

古浪仔细的寻找，只在他胸前找着一个“琴”字，此外别的什么也没有。

这具石像，似乎有极强的吸引力，使古浪徘徊不去。

他心中想道：“这人一定也是个武林奇人，可惜不知道他的名字……”

他也曾把自己所知道的厉害人物，在脑中想了一遍，但是始终想不出一个名字中有“琴”的人物来。

第四个石人是一个古稀的老婆婆，生得很是丑陋，身上的小字，写的是：“况红居，河北人，擅‘青袖八闪’。”

这也是个不可一世的人物，古浪一年前曾经见过她一次，所以认得她，却不知为何被人塑了像，远放在青海的“哈拉湖”边。

接着，他依次地看完了所有的石像，都是他所熟悉的人物，其中有十二人，身上都刻了“已死”两个字。

未死的六人，除了前面四人外，另外两个是：

谷小良，河南人，擅‘云天剑’；

石怀沙，四川人，擅‘无相神功’。

古浪满怀疑惑，他没有想到，这十七个人，全是他所知道的人物，更不了解是谁为他们塑了像，来研究他们的功夫。

这时旭日东升，娇红如玉，映透了半边天。

古浪取出纸笔，准备把这十七座石像的倒影的各种变化，一一画下来。

到了傍晚的时候，古浪已经画下了将近三百种不同的变化姿势，虽然未能把它们每一种变化画全，但已经相差无几了。

今晚又没有月亮，古浪把所有的画仔细收起，回到了庙中。

睡下之后，他不禁想起在“多玉”遇见的门陀和尚，他原以为门陀和尚

是个非常人物，一定会寻到这里来的，想不到却是多疑了。

一阵阵的夜寒袭来，闷雷隐隐作响，古浪忖道：“想是要下雨了！”

他起身把窗户关好，再度睡下，这时霹雳一声，银蛇般的一条闪电一闪而逝，紧接着落下了雨点。

不一时，狂风大作，甚是恐怖，但是古浪却睡得很香甜。

三更时分，古浪醒了过来，闷雷正殷，古浪突然想起一事，不由一惊，忖道：“啊！那些石像可能会受到雷雨的摧损，我得赶快把他们放好！”

想到这里，立时披衣起床，推开房门，闪身而出。

他才落到天井中，全身已然湿透，这时恰好亮起一道闪电，眼角只见人影一闪，很快地便消失了。

古浪心中一惊，足下一点，掠过了西厢房，紧紧地追了下去。

狂风暴雨，吹得他口鼻难开，那黑影已经出去了十余丈，正向山下狂奔。

古浪提足了气，大声喝道：“朋友！何不留下来与我作伴？”

他口中喊着，人如惊鸿一般，一掠七八丈，由一丛矮树上越过，快速已极地紧追不舍。

这时风强雨疾，雷电交击，整个的天地好像要崩坍了一般！

前面那条人影，御风飞行，快得出奇，古浪一连三四个起落，已失去了那人的踪影。

再向前去，便是大片树林，古浪站在暴雨之中，忖道：“他必然跑到林子中了，会是什么人呢？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古浪知道，再要想找出此人，已是不可能的了，于是他便转身向“哈拉湖”扑去。

等他赶到湖边，目光所及，不禁又惊又痛，原来那十七具石像，已经碎成了许多小块！

古浪扑过去，就近观看，发现那些石像分明是被人以掌力震碎的！

古浪不禁大怒，咬牙道：“好匹夫，下次可不容你轻易逃走了！”

古浪巡视着这十七具石像，每一个石人的人头，都裂成了两半。

他心中很诧异，忖道：“看情形此人似是有为而来，并非专来对付我的……”

他想着，拾起了两半人头，在闪电之下，略一察看，心中又是一惊，失声说道：“啊！我却不知道人头之中，还藏有东西！”虽然他尚不知道，人头之中藏了些什么，但可以想象得到，必然是些极不平凡的东西。

古浪不禁懊丧得很，这些宝物，都是由于他自己的疏忽而平白放过了。

他丢开手中的两半人头，又拾起了另外两半，飞快地向庙中奔去。

古浪进入房中，顾不得浑身湿透，寻出火种，匆匆燃上了油灯。

灯火昏黄，古浪略一扫视，不禁又是一惊，原来他就寝的那张床上，竟是一片泥水，并且被翻得乱七八糟。

这情形很明显，是有人在他出房之后，乘虚而入，查他的底。

古浪心里明白，那人翻搜的目的，是他昨日所画的那些图形。

他紧张万分，匆匆把床板翻起，所幸画片还在。石像已毁，现在这些画片，便是无价之宝了。

古浪小心地把他们收好，然后把身上湿衣换去，他心中很是纳闷，由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看来，那人似乎一直在暗中窥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。

方才的追纵，显示那人有一身卓越的轻功，必然是一个棘手人物。

古浪警告自己，在下一次的行动中，自己要尽全力，把那鬼魅般的人物擒获。

他正在思忖着，突然，远处传来一曲笛音！

古浪剑眉一扬，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行动，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聆听。

风雨，雷电，虽然震耳欲聋，但是那曲笛音，却如天外仙乐，清晰悠长，每一个音符，都深深地打入古浪的心中。

笛音哀婉，有如巴峡猿啼，杜鹃泣血，当此雷雨之夜，空山古庙，听来更是不胜凄凉。

不知不觉间，古浪被这曲笛音引入了化境，他仿佛感觉到，那是自己的亲人在呼唤，心中有一股不可开脱的悲戚，眼角也流出了几点热泪。

良久，良久，笛音戛然而止。

雷雨仍殷，古浪已经不知流了多少泪了。

他用衣袖擦拭着，忖道：“好蠢！我竟被它骗出了眼泪！”

由于方才的笛音，使古浪想起了那缺头的石人，他的手中不是拿着一支笛子么？

翌晨，风雨已停，大地恢复了平静，昨夜的大雷雨，把万物洗刷一清，但是“哈拉湖”的湖水，却变成了浑沌一片了。

古浪走到湖边，十余天来，与他为伍的那些石人，四分五裂地散布一地。

古浪心中很是难过，他痛恨那个破坏石人的人。

满地均是成半片的人头，向内一面尚留有嵌物的痕迹，这些都是古浪事先疏忽，所未发现的。

那些破碎的石像，已经毫无用处了，古浪把他们拾起来，丢入湖水中。

费了很大的时间，古浪才把那十七具石像的破块丢完，这时“哈拉湖”边，已经空无一物了。

古浪忖道：“我的缘份就这么多么？十几天的时间我却是一点要领也没有得到！”

他感叹了一阵，取出自己所画的图片，然后在湖边看着自己的影子，苦练起来。

正午时分，古浪才歇了手，突听一声脆铃之声，随风传来，甚是悦耳。

他心中很奇怪，立时把画片收起，沿着湖边，迎着声音走去。

不一会的工夫，一骑雪白的骏马迎风驰来，马的颈子上挂着一串银色的小铃当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。

古浪停下脚步，马儿已经驶近了，马上是一个十几岁的姑娘，她穿着一身黑衣，背后背着一把宝剑。

这种情形看在古浪眼中，不觉很是诧异，忖道：“她会是什么人？怎么……”

念头还没转完，那女孩已发出了一声娇喝，把马儿停了下来。

古浪仔细打量她，只见她身材窈窕，一张瓜子脸，云发拂乱，一双秀目，宛如清澄的湖水一般。

她的鼻子挺秀，小小的嘴，秀美之中，另有一种刚强之美，由此看得出，她也有着刚强的性格。

古浪正在打量她，那女孩子已经说道：“朋友，你贵姓？”

古浪翻了一下眼睛，有些不乐地说道：“我叫古浪，你呢？”

那女孩轻轻地念着他的名字道：“古浪，古浪……”

古浪有些不耐烦，说道：“你是谁？到这里来作什么？”

那女孩微微一笑，露出编贝似的牙齿，面颊上也掀起了两个酒窝，美得出奇。

她笑着说道：“我叫童石红，来找人的。”

古浪别过脸，目光投向湖面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找谁？”

他的冷漠和稚气，引起了童石红的兴趣，她双手轻轻一按鞍桥，人如巧燕般的落下马来。

古浪似乎不愿与她接近，向旁边移开了几步！童石红逼上前来，说道：“我要找一个人，他住在庙里。”

古浪缓缓地说道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童石红说道：“他是一个出家人，法号阿难子。”

一听这句话，古浪不禁大吃一惊，目光炯炯地望着她。

阿难子是青海第一奇人，也是整个武林的顶尖人物，已经有五年没有下落，但是武林中，仍然传诵着他一些惊天动地的事迹。

古浪望了她良久，才说道：“这是一座空庙，除了我以外，再没有第二个人，你到别处去找吧！”

童石红似乎很失望，轻轻地啊了一声，说道：“那么你知不知道他搬到哪里去了？”

古浪有些不耐烦，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！我来的时候，就是一座空庙！”

他说着，径自走到湖边坐下，拾起地上的碎石，投向湖心，发出“通通”的清脆之声。

这时四下很是静寂，古浪只顾投他的石子，连看也不去看她一眼。

突然，他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，童石红竟坐到了他的身旁。

她也拾起石子，一颗颗地投向湖心，古浪也不理她，仍旧投着自己的石子。

沉默了一阵，童石红终于打破了寂寥，说道：“你住在这里作什么？”

古浪望了她一眼，说道：“不作什么！”

童石红秀眉皱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你这人真奇怪，好像不太喜欢理人。”

古浪说道：“我就是这个脾气！”

他说话的神情，就如同一个小孩子在生气一般，不禁惹得童石红笑了起来。

她的笑声清脆悦耳，一如她马颈上的小铃当。

古浪气道：“不要笑！你来找阿难子作什么？”

童石红用双手整理着被风吹乱的头发，借着湖水照着自己的容颜，好半晌才说道：“我找阿难子要一样东西。”

古浪问道：“他是个出家人，你找他要什么东西？”

童石红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我找他要一支笔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她似乎发觉自己说错了话，连忙停住口，并且脸上微微地变了颜色，叱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问我这些作什么？”

古浪将身站起，冷笑道：“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找他是要那支笔！”

童石红也站了起来，叱道：“我找他要什么笔？你说！”

古浪哼了一声说道：“春秋笔！对不对？”

童石红面色大变，惊道：“啊！你也知道春秋笔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她说着，竟由背后撤下宝剑，仿佛一言不合就要动手似的。

古浪含笑摇手，说道：“快把宝剑收起来，吓不倒我的。”

童石红反而把宝剑握得更紧，如临大敌一般，提高了声音喝道：“你要不说出你是什么人，可别怪姑娘不客气！”

古浪抚着一双虎掌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一个女流之辈，就能把我吓住么？”

童石红的脸，已经涨得通红，以寒光闪闪的宝剑，指着古浪说道：“我再问你最后一句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古浪含笑说道：“问也是白问，还是省省力气吧！”

童石红大怒，手中宝剑一挥，叱道：“好小子！我要你知道姑娘的厉害！”

一言甫毕，身如清风一般，扑了过来，招出“莲子吐心”，剑身挟着一道寒光，直向古浪前胸刺到！

这一招来得好神速，转眼寒光闪闪的剑锋离古浪前胸已不过数寸，敢情她是真的不留情了！

古浪一声轻笑，身子一晃，童石红宝剑刺空，他已在三尺以外。

他的脸上，挂着几丝恶作剧的笑容，说道：“姑娘，你还差得远，省点力气吧！”

童石红一声急叱：“我叫你狂！”

第二剑又出，只见她身如巧燕，一阵风似的卷到，剑身一横“量地为舟”，挟着凌厉的劈空之风向古浪头颅劈来。

她的招式既猛且狠，还是毫不留情。

古浪身子一旋，鬼魅般的闪了开会，压低了嗓子，笑着说道：“第二剑！”

童石红大怒，腕子一带，宝剑倏然转回，随着古浪的身形，刺向古浪的“肩井穴”！

古浪哟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好剑法！”

肩头一扭，剑尖由肩旁滑过，再一进步，已经欺近了童石红，笑着说道：“已经第三剑啦！”

童石红叱道：“还有，你等着吧！”

剑随声出，直取古浪前胸。

童石红这一剑于愤怒之中，使出了全身功力，宝剑来势雷霆万钧，剑身颤动，发出阵阵龙吟之声！

古浪不禁有些诧异，他想不到这姑娘小小年纪，居然有这么高的功夫，心头暗暗吃惊。

这时宝剑已经刺到前胸，古浪凹腹吸胸，身子立时退后半尺，童石红第四剑又落了空，她不禁大怒，叱道：“我让你逃！”

随着这句话，她腕子一震，宝剑如龙口之舌，急如沉雷般劈下！

这一次古浪不再躲让了，他一声喝叱道：“你真不知道好歹！”

这时剑尖已然逼到，古浪不但不让，反而猛翻右掌，二指如电，竟捏向童石红的剑身！

他这里二指还未递出一半，童石红已经感觉到一股劲力，心中吃惊，哪里还敢让他捏住？

她急忙把宝剑撤回，但身子已然欺近，只得右手猛抬，玉指直点古浪“眉心穴”！

古浪见她身手灵活，所出招式，每一招都是向致命之处下手，好似彼此有着深仇大恨一般。

他心中甚是恼火，猛然偏头让开，喝道：“看样子要给你点苦头！”

他猿臂一伸，五指如钩，向童石红的右腕抓去！

这虽然是属于小巧的擒拿功夫，但是经古浪施展出来，却是威猛难当。

童石红猛觉劲风袭来，古浪的右掌已经递到，芳心大震，急乱之中，足跟用力一蹬，身子如同疾箭倒射，向后退开了五尺。

古浪脚下未动，身子已经迫了过去，笑道：“惹怒了我，想逃也来不及了！”

说着右掌像闪电一般，追着童石红的身形，二指如电，点向童石红的额头。

童石红见他身形如风，出手劲疾，小小年纪，指力却是十分惊人，不禁吓得花容失色，慌忙又倒退五步。

古浪方才是一味逃避，这时却反了过来，一招接一招，逼得童石红连连后退。

她挥动着手中的宝剑，连连地叱道：“你要是再逼我，我可要使绝招了！”

古浪闻言大笑，说道：“我正要等着看你的绝招！”

童石红柳眉一竖，右手之剑猛劈下来，口中娇叱道：“你再接姑娘这一剑！”

这一剑来得好不凌厉，直逼古浪面门，古浪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还是这一套！”

他向左一闪，已然让开剑锋，正要出招，不料童石红这一招竟是虚招。

古浪尚未躲让之前，她便已把宝剑收了回去，紧接着剑尖一转，“袖里乾坤”，寒光闪闪地向古浪右肩砍来。

这一招倒是出乎古浪意料之外，他身形才移开，宝剑已经砍到身前！

在这种情形下，古浪想要施展别的招式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他只得向外移开一步，拚命地把身子一拧，想躲过她这一剑。

谁知童石红这一剑仍是虚招，就在古浪欲动未动之际，她的剑势倏然又变！

只见她长剑猛然向下一沉，由上式改为下式，宝剑夹着劈空之声，向古浪的双足砍到！

这第三招真个惊人，古浪万没有料到，她竟有这么一手出奇的剑法，更想不到她竟连使两次虚招，而全力在此一剑！

这时眼看就要被宝剑砍上，古浪已无暇思索，他双足一蹬，身子向上拔起了七尺多高，虽然逃过了，但是剑身紧贴脚底滑过，也算是异常惊险了。

古浪身在空中，不禁又羞又怒，大喝道：“好丫头！我要你知道厉害！”

但是等到他落下了地，正准备给童石红一个厉害时，却见童石红已经收了宝剑，坐到一旁去了。

古浪颇为奇怪，忍着怒气说道：“你怎么把宝剑收起来了？”

童石红回过头来，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已经占了上风，自然不愿意再打了！”

古浪闻言不禁一怔，说道：“这就算占了上风了？”

童石红点头道：“我动手的规矩是，对方只要被我逼起空中，就算是败了！”

古浪啼笑皆非，说道：“这是哪门子规矩，你可敢再与我较量几招？”

童石红哼了一声说道：“有什么不敢？不过现在我不愿意动手了。”

古浪心里虽然不服气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于是他走得远远的，在湖边坐了下来。童石红默默无言，只是对着水面整理自己的容颜，好似坐在梳妆台上一般。

古浪看着心里有气，把头转过一旁。

但是童石红好像有吸力似的，不大会的工夫，他的目光又转了回来，偷偷地打量童石红。

她大约只有十五六岁，红通通的一张脸，像是熟透了的苹果，正以雪白的两只玉手，编结着自己的一头乌发。

不一会的工夫，她编成了两个大辫子，对着湖面照了半天，摇摇头，好似不太满意，又把编好的辫子打散了。

古浪看得希罕，心中忖道：“费了这大的事编好，为什么又打了开来？”

他才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，自然不懂得女孩子的心理，深以为怪。

童石红全神贯注在自己的头发上，不知弄成了多少种怪模样，最后又不满意地恢复了原状。

时间一长，古浪也不禁看得津津有味，忘记了方才那场打斗。

童石红一直弄着头发，直到累了，才把目光移到古浪身上。

只见古浪双手抱着膝，下巴贴在膝盖头上，一双俊目注视着自己，好似看出了神。

童石红不禁面上一红，啐了一口，说道：“呸！不要脸！看人家梳头！”

她这几句话，把古浪说了个大红脸，赶紧坐直了身子，气道：“谁看你梳头？”

童石红把满头秀发甩向脑后，说道：“这里的景色好美啊！”

古浪闻言心中好笑，忖道：“你弄了半天头发，却赞起景色来了！”

童石红见他答，又说道：“你一个人住在庙里，到底是做什么？”

古浪气道：“你管我？喂！你还不走做什么？”

童石红说道：“这里是荒山野庙，又不是你家，告诉你，我今天不走了。”

古浪瞠目而视，说道：“什么？你今天不走了？”

虽然古浪怕她耽搁了自己练功夫，但是奇妙得很，心中却有一种希望她留下的欲望。

童石红在湖水里洗洗手，说道：“哼！这里景色美，我要多玩几天。”

说完，站起身子，牵着那匹白色的骏马，沿着山径，竟向那座破庙走去。

古浪吃了一惊，赶忙站起来，想要拦住她，但却不知被一种什么力量阻止着，看着她苗条的背影，消失在红色的院墙里。

古浪用手摸着自己胸前的图册，忖道：“糟糕！她在这里，我就不能练功夫，非得让她走才行！”

想着，立时赶了过去，等他走进庙门，一看之下，不禁气得半死！

原来童石红竟擅自取了他所办的马料，喂着她那匹骏马。

古浪赶紧把那口袋豆子抢了过来，说道：“你怎么随便拿我的东西？”

童石红若无其事，拿出一块雪白的丝绢，擦拭着马身上的灰土，边道：“有什么了不起，吃了多少给你钱就是了！”

古浪气得发抖，说道：“去你的！我又不是卖马料的！告诉你，吃完了赶快离开这里！”

童石红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我要是不走呢？”

古浪正色说道：“我不是与你开玩笑，你要是不走，麻烦可大了！”

他说完之后，提着那一袋子豆子，向殿内走去，当他走到了边门之时，又转过身来，说道：“我少时再来，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就不客气了！”

说罢，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看看正午已过，便取出干粮吃。

但是他的心中，始终放不下童石红，忖道：“她可能会真的走了……”

好几次，他想去把她留下来，但是每次都强自忍着，因为他不愿意为她而误了自己的正事。

古浪食不知味的，把肚子塞饱，前院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些声息。

古浪心中有些惋惜，这时，他仿佛才感觉到童石红的美。

他正思忖着，突然，前院大殿之中，传来一阵笃笃的木鱼声。

古浪不禁大为惊奇，这深山荒寺，久已人兽无迹，和尚也都死绝了，哪里来的木鱼声？

他打开房门，忖道：“莫非是那门陀和尚来了？”

想到这里，他加快了步子，向前院走去。

前院之中，静悄悄的，童石红和那匹白马，都已不见踪迹，大概是走了。

大殿之内，木鱼阵阵，并且夹杂着经文，古浪双手推开殿门，只见一盏孤灯之前，坐着一个灰衣老僧，一手敲着木鱼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
这念经的和尚，正是他在“多玉”所遇见过的门陀和尚。

古浪不禁又气又笑，忖道：“真是怪和尚，专程跑来念经了。”

由于老和尚经声不绝，古浪也不好与他讲话，静站了一会，转身走出正殿。

他站在庙前的大石上，向下望去，童石红果然骑着她那匹骏马，沿着“哈拉湖”边向北行去。

古浪心中有些空虚，这一霎那，他又后悔不该赶她走的。

一直到她的背影快要消失，古浪还站在大石之上遥望，背后突然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古施主，她走远了！”

古浪回过身来，不知何时，门陀老和尚已经来到身后，银白色的胡子，被风吹得不住飘动。

古浪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不错！她去远了，老师父到来为何？”

门陀和尚把手背在背后，眺望着远处的景色，说道：“我是出家人，难道不该到庙里来么？”

古浪不再说话，望着童石红的去处，他希望能再看到她一点影子，但是很失望，童石红早已去得无影无踪了。

门陀老和尚仍然在古浪的附近，来回地踱着步子，他似乎很关心这个少年人，望着他的背影，一会点头，一会摇头。良久，门陀老和尚又问道：“古施主，你还要在此盘桓多久？”

他的话把古浪由幻想中惊醒过来，回过身，说道：“我还要待些时候，老师父你呢？”

门陀和尚在庙门口一块大石上坐下，含笑道：“老僧行遍天涯，从未见此胜地，说不定便要以此为归根之地了。”古浪一双剑眉微蹙，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，因为自他第一眼看到这个老和尚之后，便有一种异常的感觉，所以便容他在这庙里住下。

一晃眼之间，又是七天过去了，这七天之中，古浪每日照例到湖边练习招式。

门陀和尚大部分的时间，都是在大殿内念经，偶尔也和古浪谈谈天，但

是古浪练习功夫时，他从不出现，好似故意躲开似的。

这么一来，更引起了古浪的疑心，决心要探明这个老和尚的底细。

这一天，黄昏时候，古浪正在湖边苦练，老和尚由半山走了下来，他双手拢在袖筒中，一路观赏着风景，显得悠然自得。

古浪立时停下了活动，老和尚已经缓缓走了近来，半月形的眉毛微微一扬，笑道：“小施主，你在练功夫么？”

古浪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只是为了强身，练着玩的。”

门陀和尚笑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小施主，我看你身手矫健，不知你练的是什么功夫。”

古浪心中一动，反问道：“老师父，你也会武功么？”

门陀和尚微微含笑，说道：“我是出家人，焉会学那些凶杀玩艺？不过我活的时间太长，跑遍了天下，也见过不少会武功的人，所以倒看得懂。”

古浪剑眉微扬，说道：“老师父，你看我的武功如何？”门陀和尚笑道：“看你人倒是聪明得很，想来你的武功必然不错，你可愿让我试上一下？”

古浪双目一闪，说道：“愿意领教！”

老和尚摸着垂胸长髯，笑着说道：“呵呵……我是不会武功的人，说什么领教。你看，那是什么？”

古浪随着他的手势望去，只见湖畔右方，有一株三人合抱大树。

这株大树并不像一般树木生得那么笔直，而稍有斜度，好似斜着生长的，足有二十余丈高。

古浪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那株大树如何？”

老和尚慢条斯理的，指着树下道：“你再看树下有什么？”

古浪又依言看去，不知何时，树下竟多了一个二尺多高的带耳大花瓶，古色古香，似乎甚是名贵。

门陀和尚接着说道：“现在你如果能用一只手，提着瓶耳，装满了‘哈拉湖’水，以轻身功夫，走上这株大树，便算是一流功夫了！”

古浪觉得有些稀奇，自己估计着，大约可以做到，于是点头道：“好的！我就试试看。”

说着向树下走去，门陀和尚又道：“注意，上树之时只能用脚，不能用手！”

古浪回头道：“我知道啦！”

门陀和尚又道：“如果瓶中之水，溅出了一滴，还算不得功夫。”

古浪笑道：“我想还不至于！”

说着已然走到了树下，他低头望了望那只大花瓶，只见上面浮雕着山水彤云，色彩深绿，非金非石，试用二指弹了一下，发出清脆之声。

古浪单手握住瓶耳，向上轻轻一提，竟是纹丝不动，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！

以古浪的一身功夫，连一只小小的花瓶全提不动，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

古浪面上一红，暗运三成劲力，作势向上一提，那只瓶子，虽然微微摇了一摇，但是仍然未曾离地。

古浪心中又惊又奇，忖道：“怪了！这瓶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做的？”

他暗吸一口气，运起八成力，这一次总算把瓶子提了起来，但是仍觉非常吃力。

门陀和尚已经笑道：“孩子！看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不简单啊！”

古浪面红耳赤，气道：“笑话！这算得了什么，一只小小……”

才说到这里，气松了一些，立时觉得花瓶向下坠，奇重无比。

古浪的身子，竟也被花瓶带得歪向一旁，几乎站立不稳。

他大惊失色，连忙加了一成劲力，才算是把花瓶稳住，人已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门陀和尚笑道：“总算不错！现在去装水吧！”

古浪已顾不得说话，极力地提着气，向岸边走去，尽量地平衡着身子。

奇怪的是，这只小小的花瓶，足有千钧之重，竟使得他有些步乱。

门陀和尚含笑旁观，像是在看戏一般。

古浪费了很大的劲儿，才走到了湖边，头上已经冒出了汗。

由于要取水，他不得不把左腿跪在地上，身子又是一冲，险些落下湖去。

古浪吓得一阵心跳，他又猛吸了一口气，把右臂平伸，那只花瓶，在空中不住的颤抖。

这时古浪也顾不得掩饰自己的窘相，把劲力贯在右臂，探入湖水之中。

立时一阵“洞洞”之声，瓶中装满了湖水，由于瓶在水中，重量立时大减，古浪松了一口气。

这时他已经知道，这件差事，不是自己的功夫可以胜任的。但是他天性好强，咬紧了牙，用力地把瓶提上来，并站起了身子。

门陀和尚又道：“等瓶身上的水滴流尽再走，不然就弄不清是否溅出水来了。”

古浪无奈，只好站在那里，手里好像提着一座山，重得要命。

等到瓶身上水珠滴完，门陀和尚才道：“好了，现在上树吧！”古浪这才举起千斤之步，向大树走去。

古浪提着花瓶，装满了湖水，向那棵古怪的大树走去。那只大瓶，本来就重得出奇，装上湖水之后，越发不可支持，古浪心中大为奇异，忖道：“只不过灌了这么一点水，怎会就又重了这许多？”

他咬紧了牙，把全力贯注在右臂上，但是那只花瓶，已然微微地颤抖，根本没有办法走快。

至此，古浪才知道厉害，但是心中亦有一种愤怒，以他这身卓越的功夫，竟连一只瓶子都提不动，这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门陀和尚坐在湖边的一块大石上，面上带着一丝笑容，静静地望着古浪，看他的表情，他似早已断定古浪无法作到似的。古浪这时面红耳赤，心中又惊又怒，一条右臂酸痛不已。几乎就要支持不住。

他强自忍耐着，慢慢的，总算走到了那株大树前。

古浪抬头望了一下，虽然这棵大树斜向一边，但是陡度仍然极大，若要走上二十余丈，空身当然没有问题，提着这只瓶子，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

古浪打量了一阵，觉得右臂奇痛，不敢久捱，当时气贯丹田，双足一点，跃上了五六尺，落在树干上。

他才落上了树干，瓶中之水，已由瓶口溅出一大片来。

门陀和尚大笑道：“好了！你已经输了！”

古浪面红耳赤地跃下树来，把那只大瓶放在树下，用力地喘息着。

只不过是这么一会工夫，古浪的感觉，竟比与别人拚了半天命还累，心中好不骇然。

门陀和尚拍着身边的大石，笑道：“坐下来歇歇吧！”

古浪还在生着闷气，站在那里不动。

门陀和尚含笑望着他，半晌又道：“自己功夫不济，生什么气？”

古浪双目炯炯地望着门陀和尚，问道：“你是不是武功很高？”

门陀和尚摇头道：“我告诉过你，我只是个走方的和尚，根本不会武功的。”

古浪瞪着他说道：“我不相信，这只瓶子这么重，你不会武功怎么拿得动？”

门陀和尚笑道：“这瓶子又不是我拿来的。”

古浪走到他面前，说道：“不是你拿来的还有谁？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，就没见过它。”

他一双目光，炯炯逼人，好像在问口供一般。

门陀和尚说道：“是我一个朋友拿来的，他听说你在练功夫，要我考验考验你。”

古浪摇头道：“我不相信！”

门陀和尚说道：“你不相信算了！”

古浪转过身，望着那只古怪的花瓶发怔，不知心中在想些什么。

门陀和尚突然问道：“小施主，你习武有多少年了？”

“十二年了！”

古浪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连头也没有回一下，他的目光一直盯在那只花瓶上，一脸的不愤之色。

他的话使得门陀和尚惊奇起来，他站起身子，说道：“啊？你练武已有十二年了？你今年多大？”

古浪说道：“我十八岁了，你不信么？”

门陀和尚双手握住古浪的膀子，仔细地看了一阵，摇头道：“你虽然练了十二年的武功，可惜却没有用处！”

古浪一双俊目闪了一下，说道：“为什么没有用处？”

门陀和尚放开手，说道：“练武的人，最基本的是先把筋骨气练出来，然后练别的工夫才有用。”

古浪闻言，挺起了胸脯，说道：“难道我的身体还不够强壮吗？”

门陀和尚笑道：“你的身子是够壮了，可是内力不够，不然你为什么提不动那只花瓶？”

古浪闻言不禁为之语塞。

门陀和尚又接着说道：“我看你最近好像在练一种很深奥的功夫，这么多天来还没有得到要领，就是因为内力不够。”

古浪心中若有所思，说道：“若是我内力够了，就能够练成了么？”

门陀和尚笑道：“譬如一个人，会走之后方能学跑，练武也是同样道理，你多想想吧！”

说过之后，双手套在了肥大的袖筒中，转身上山而去。

古浪一个人，痴立在湖边，思索着门陀和尚的话。

由于方才提瓶的失败，加上门陀和尚的几句话，古浪不禁有些茅塞顿开之感。

这十几天来，练习那套神奇的功夫，总是不得精髓，原来都是因为内力不够，而致举手投足，均无法进入化境。